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对比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

[美] Bernard Comrie 沈家煊译

Jacek Fisiak 教授对语言学的主要贡献, 其中有些属于对比语言学的领域, 这个领域在应用上常跟教学法直接有关。我自己的研究大多属于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学的领域, 初看起来, 这个领域在实际应用上正好处于另一个极端。我希望从本文得出这样的结论: 在某些方面对比语言学和类型语言学之间可以有卓有成效的合作。我希望在这两个领域从事研究的人将继续各自从对方获得启迪。

对比语言学一般致力于两种语言详尽的对比研究。语言类型学的特点是研究较为广泛的语料, 举例时引用语言的范围一般要广泛得多。这里我要考察一些例子, 它们是我正在进行的英语和俄语类型对比研究的一部分。这些例子表明如果把两种研究的长处结合起来就能取得研究的进展。^① 具体地说, 我想表明英语和俄语句法上若干逻辑上彼此独立的差异可以纳入一个有内部连系的总框架, 也就是说事实上存在一项主要差异, 而各别的差异都是这项主要差异的特殊体现。我是从两方面得出这个结论的, 一方面是对英语和俄语作对比语言学的研究——对各别差异作详尽研究, 另一方面是类型学的研究——试图找出各别差异之间的相互联系, 从而发现总体的类型差异。

我要探讨的是句法中的一个特定方面, 那就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两种语言的语法中若干逻辑上彼此独立、初看上去没有联系的组成部分如何互相作用。这些组成部分包括: 词序, 语法(句法)关系(如主语, 直接宾语), 语用角色(功能句法观, 如话题, 焦点), 语义(主述位)角色(如施受, 受事), 形态(特别是格标记和动词一致关系的有无)。^②

英语和俄语有两个最明显的差异, 一是俄语的形态比英语丰富得多, 许多表层语法关系可以靠形态区别, 而这在英语通常是不可能的; 二是俄语的词序比英语自由得多, 俄语句子主要成分一般可以任意变换次序而仍然合乎语法, 句子的基本(认知)意思也不会改变。类型研究很早已经注意到这两个参项肯定不是没有联系的: 俄语的形态较丰富, 因此从屈折形态就能直接辨明各种表层语法关系, 而英语主要依靠词序来表示表层语法关系。例如, 俄语句子(1)和(2)意思相同, Adam‘亚当’是主语, Eva‘爱娃’是宾语, 而英语句子(3)和(4)的主语和宾语关系正好相反:

(1) Adam(主格)poceloval Evu(宾格).

(2) Evu(宾格)poceloval Adam(主格).

‘亚当吻了爱娃’。

(3) Adam kissed Eve.

* 原文题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载 *Trends in linguistics* “语言学趋势”, Vol.2,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86.

① John A. Hawkins 目前也在进行类似的研究, 他从事的是英语和德语的类型对比, 并在许多方面得出相似的结论。我对他的研究颇为熟悉, 获益不浅。主要参看 Hawkins(1985)。

② 我在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时, 有些方面显然得益于布拉格学派功能句法观的分析。虽然我以英语和俄语为语料(因为我对这两种语言比较熟悉), 我有关俄语的说明几乎完全适用于其他斯拉夫语言, 尤其适用于捷克语和波兰语。

‘亚当吻了爱娃’。

(4) Eve kissed Adam.

‘爱娃吻了亚当’。

这类例子的确表明丰富的形态和自由的词序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也许有必要着重指出,纵然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英语和俄语这两种明显的差异之间存在原始的功能联系,这两种差异在极大程度上已经语法化了,也就是说,即使出于某种原因俄语的形态不很明确,或者英语的形态比较明确,英语和俄语仍然在上述两方面有差异。例如,俄语句子(5)有歧义,因为 *mat* ‘母亲’和 *doč* ‘女儿’都没有主格/宾格的对立,可以理解为‘母亲吻了女儿’或者‘女儿吻了母亲’。英语句子(6)不合语法,因为英语人称代词尽管有明显的主格和非主格形态区别,但理解时仍以‘主语-动词-宾语’这一词序为准;实际上,与其将(6)理解为‘他吻了她’,还不如理解为 *she kissed him* ‘她吻了他’的误笔:

(5) *Mat' pocelovala doč.* ③

(6) *Him kissed she.*

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已经广泛地论述过,决定俄语词序的主要因素不是表层的语法关系,而是对句子的功能句法观,即话题一般位于句首,焦点一般位于句末。

英语和俄语还有一个重要差异,那就是英语里改变语法关系的能产性句法变换比较常见。这种常见的变换本身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以下逐一加以考察。第一,英语有一些改变语法关系的规则,俄语没有,或者即使有也不是能产性的句法变换。第二,即使英语和俄语都有某一条改变语法关系的规则,这条规则在俄语里使用的限制一般要比英语多得多。第三,即使英语和俄语原则上都有同一条改变语法关系的规则适用于同一结构,在实际变换时英语应用这条规则的可能性要比俄语大得多。

有关英语句法的论述中有许多涉及‘提升变换’,即一个语义上属于从句的成分在表层句法结构中以主句成分出现,如(7)是‘(从句)主语提升为主(句)主语’,未经提升的变体句是(8):

(7) *Victor seems to be going bald.*

‘维克托看上去开始秃顶’。

(8) *It seems that Victor is going bald.*

‘看上去维克托开始秃顶’。

英语里这种语法关系的变换是能产的,就是说可以随意用其他谓语代替 *go bald* ‘秃顶’(不过只有有限的谓语可以取代主句的 *seem* ‘看上去’)。俄语里没有这种能产的小句之间的关系变换。诚然,象(9)这样的例子跟(10)相比较似乎也涉及提升,在生成语法的某些变体里它也确实会按提升来分析:

(9) *Viktor kažetsja lysym.*

‘Victor seems bald.’

‘维克托看上去秃顶’。

(10) *Kažetsja, čto Viktor lys.*

‘It seems that Victor is bald.’

‘看上去维克托是秃顶’。

但是,这种变换在俄语里只适用于动词是系词的句型(10)(这个系词的现在时为零形式),而且

③尽管有许多文献认为这类句子没有歧义,即只有‘母亲吻了女儿’的意思,但无论是说俄语的本族人(不是语言学家)的直觉还是上下文的证据都证明不止这一种意思——虽然这种意思显然是主要的。

这个系词在句型(9)里被略去(而不是以不定式 *byť* 出现)。这种变换不能扩展到其他谓语。请注意英语里这种变换是能产的,因此除了有(9)和(10)的对应译句,英语还有第三种可能,即(11),它是对(10)应用能产的提升变换后得出的:

(11) Victor seems to be bald.

‘维克托看上去是秃顶’。

现在可能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英语里已经提升和未经提升的两种句型之间的差别具有什么功能?俄语里又是如何负载这种功能的?正如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已经指出的,英语里语法关系的变换常常用来表明对句子的功能句法观,也就是用来体现表层主语和话题互相关联的倾向,例如(7)和(8)相比,(7)里的 Victor ‘维克托’更明显是句子的话题。在俄语里,话题跟句首位置密切相关,因此俄语里跟(7)在功能上对当的句子是 Viktor ‘维克托’出现在句首,例如(12),其中 *kažetsja* ‘看上去’用作插入语,从而使 Viktor 作为主句的成分出现并因此占据句首位置:

(12) Viktor, kažetsja, lyseet.

‘Victor, it seems, is going bald.’

‘维克托,看上去,开始秃顶。’

英语和俄语都有能产的被动句,都可以把被动句的施事表达或者不表达出来,例如(13)中的英语和俄语句子都是成立的:

(13) Adam byl pocelovan Evoj.

‘Adam was kissed by Eve.’

‘亚当给爱娃吻过。’

但是,英语被动句和俄语被动句有两个重要的差异。一个是语法上的差异:有许多英语里可能有的被动句在俄语里根本不合语法。具体地说,英语有许多带非直接(介词)宾语的动词可以构成被动句,例如(14):

(14) Such behavior is not approved of (by older people).

‘这种行为得不到(年纪大的人的)赞同’。

俄语里只有带直接宾语的动词才可以构成相应的被动句;例如俄语动词 *pomoč* ‘帮助’因为带与格宾语就没有跟(15)相应的被动句:

(15) Adam pomože Eve(与格).④

‘Adam will help Eve.’

‘亚当将帮助爱娃。’

第二个差异是,即使英语和俄语对当的被动句都合乎语法,英语被动句出现的上下文的范围要比俄语广泛得多。这在无施事被动句上尤其明显,因为英语一般除了这种结构没有明显可以替代的其他结构。也就是说英语没有其他直接方式用来表示非确指的施事。但是俄语很容易用第三人称复数动词充当主动句动词而无需使用主语代词,例如(16):⑤

④ 有少量俄语动词例外,例如动词 *upravljat* ‘管理’构成的被动句有不少人认为合乎语法,但这些动词显然是词汇上的例外,不属于一般的模式。也许最好把这些例外分析成形态和句法之间的一致:宾语是直接宾语,但作为例外不持宾格。

⑤ 无人称被动句也有相似的功能,这种被动句在俄语里不常用,但在波兰语里要完备得多。应该指出,跟本文论述的人称被动句不一样,无人称被动句并不涉及任何语法关系的变换,因而跟斯拉夫语的总体句法类型相一致;试比较波兰语句子(i)和(ii):

(i) Ktoś zabił żołnierza(宾格)
‘某人杀死那士兵’。

(ii) Zabito(无人称被动语态)żołnierza(宾格)
‘那士兵已被杀死’。

(16) Viktora(宾格)obmanuli(第三人称复数)

‘Victor was deceived.’

‘维克托受骗了。’

英语使用带施事的被动句往往是为了让受事充当表层主语,因而使它能够充当明确的话题,例如(17);由于俄语的词序比较自由,在功能上对当而且比较自然的说法就是把宾语提前,例如(18):

(17) Adam was kissed by Eve.

‘亚当给爱娃吻过。’

(18) Adam(宾格)pocelovala Eva(主格).

‘亚当,爱娃吻过。’

以上讨论顺便提到过语义角色,如施事和受事;现在结合它们进行较充分的讨论不无益处。业已讨论过的英语和俄语句法上的差异引起的一个结果是,俄语里语义角色和表层语法关系之间的一致程度要高得多。例如,由于被动变换所受的限制在俄语里比英语多得多,俄语里表层结构主语和施事之间的相互联系也就比英语密切得多。以下(19)–(22)都是主语非施事的英语句子,它们没有字面上对应的俄语译句:

(19) Adam was helped by Eve.

‘亚当得到爱娃帮助。’

(20) Adam was given a book by Eve.

‘亚当由爱娃给了他一本书。’

(21) Victor seems to be going bald.

‘维克托看上去开始秃顶。’

(22) Victor is easy to please.

‘维克托很容易讨好。’

我们因此可以提出一个较一般的假设,即英语和俄语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于俄语里语义角色和表层语法关系之间相互一致的程度要高于英语。要找出证实这一假设的独立证据并不困难。英语里有许多动词无需改变它们的形态就能表示语义角色和表层语法关系之间多种不同的对应关系;俄语里几乎总是要改变动词的形态才能表示语义角色和表层语法关系之间不同的对应关系,例如(23)–(26):

(23) Viktor otkryl korobku(宾格)

‘维克托打开箱子。’

(24) korobka(主格) otkryla-s’.

‘箱子打开了。’

(25) Viktor posejal pšenicu(宾格) v pole(方位格).

‘维克托在田里播撒麦种。’

(26) Viktor zasejal pole(宾格) pšenicej(工具格).

‘维克托拿麦种播在田里。’

俄语里(24)的主语由受事‘箱子’而不是施事‘维克托’充当,这一点必须用‘反身’后缀-s’作为标记;(25)–(26)里直接宾语的不同语义关系是用不同的动词前缀来表示的。

如果把以上假设朝前引伸一步,我们可以进而假设,就上面提到的各别差异而言,英语和

俄语在类型上的基本差异是俄语在表层句法结构中表示语义关系比较明确。^⑥ 俄语比较缺乏改变语法关系的规则但有丰富的形态,这两方面都使俄语的表层结构能够比英语的表层结构使用明确得多的标记来表示语义关系。因为缺乏改变语法关系的规则,许多语义角色和语法关系不相对应的情形根本不会出现;即使象(23)-(26)出现了这种不相一致的情形,形态仍能明确表明这种不一致。因此这个假设使我们能够把语义角色、语法关系和形态三者联系起来。既然俄语在这三个参项之间有这种特定联系,自由的词序就可以用来负载其他功能,具体地说就是表示句子的语用角色(对句子的功能句法观)。英语里,词序就表层语法关系而言是固定的(由于形态贫乏,词序还是表层语法关系的主要标记),因此要建立表层语法关系和语用角色相互联系的唯一方式就是应用改变语法关系的规则,这些规则使某一语义角色能够在几个不同的表层语法关系的位置上出现;这意味着语义角色和语法关系之间不可能存在密切联系。可见,英语和俄语逻辑上彼此独立的几个差异其实互相关联,共同构成一个紧密的连锁模式。

以上我专门讲了语义角色。虽然我相信可以举出以这种方式直接跟语义角色有关的例子,但是也许提出一个稍弱一些的假设更为合适。俄语里如果我们选用不同的词项,往往有可能发现同一组语义关系有不同的句法表示,例如(27)和(28)里的受事和收受者:

(27) Adam podaril knigu(宾格) Eve(与格).

‘亚当赠送爱娃一本书。’

(28) Adam nagradil Evu(宾格) knigoj(工具格).

‘亚当奖励爱娃一本书。’

然而,通常一定的谓语只容许一组语义角色和语法关系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就是说,俄语里没有英语里见到的 Adam presented a book to Eve‘亚当赠送一本书给爱娃’和 Adam presented Eve with a book‘亚当赠送爱娃一本书’的交替形式。鉴于以上例子,我们与其讨论语义角色,不如讨论词义角色,即词项的词义所规定的角色:对一特定的词项而言,某一词义角色总是对应于某一语义角色,但对不同的词项而言,同一词义角色可以对应于不同的语义角色。如果在上述假设中用‘词义角色’取代‘语义角色’,假设的力量自然有所削弱,这种较弱的假设究竟是否合理,这还有待对更多的语料作深入的研究。

有人或许想再进一步发展上述假设,比如假设英语和俄语更一般的差异在于俄语的表层形式在语义上比英语明确。^⑦ 这个更一般的假设带有很大的推测性,目前面临正反两方面的证据。在词汇部分,有许多例子表明俄语肯定在语义上比英语明确,例如处于一般语义场‘制做’范围内的动词。英语可以用 make 表示制做许多不同种类的产品,而俄语通常要用较具体的动词,如(29)所示:^⑧

(29) šit' plat'e	'make(sew) a dress'	'缝制女服'
peč' xleb	'make(bake) bread'	'烤制面包'
varit' čaj	'make(brew) tea'	'备茶,沏茶'
vit' gnezdo	'make(weave) a nest'	'筑巢'
proložit' dorogu	'make(lay) a road'	'筑路,铺路'

(下转第 135 页)

⑥ 感谢 John A. Hawkins 提供这一见解。

⑦ Hawkins(1985)从事的英语—德语对比正在探索这种可能性。

⑧ 这并不是说俄语的词汇比英语丰富。括号里的英语词汇表明英语也能使用较具体的词项,大致相当于俄语词项的具体程度,但重要的是英语不是非得作出这些区分。

(B) *English: non-Middle-class*

Guthrie	bilingual classroom (Chinese-English)	cross sectional	11	6 to 8	1.4
Hall	different socio- economic and ethnic groups	cross sectional	40	4-6 to 5-0	13.2
Van Houten	maternal age	cross sectional	30	2-0 to 2-1	0.6

(C) *Language Handicapped*

Bliss	child	cross sectional	7	3-0 to 11-8	0.2
Hargrove	child	longitudinal	6	2-4 to 4-9	0.2
Holland	aphasia	cross sectional	40	adult	0.8
MacWhinney-Bates	aphasia	cross sectional	200	adult	1.2

(D) *Non-English*

Berman	Hebrew	cross sectional	97	0-11 to 6-0	0.9
Léveillé	French	parent taping	1	2-1 to 3-2	1.5
Linaza	Spanish	longitudinal	2	1-6 to 2-8	0.2
MacWhinney	Hungarian	cohort	5	1-5 to 2-5	1.2
MacWhinney-Bates	Eng. Ital. Hungarian	cross sectional	120	4,5, adult	0.2
Plunkett	Danish	longitudinal	2	0-8 to 2-8	2.5
Narasimhan	Tamil	longitudinal	1	0-9 to 2-9	1.0
Slobin	Eng. Ital. Turkish	cross sectional	24	2 to 4	1.0
Vorster	Afrikaans	cohort	6	1-6 to 3-4	1.4

Note: Several German corpora will be available soon.

(E) *Books and Tools*

Cartrette	school	IPA, cross sectional	40	1,3,5 grade	2.4
Haggerty	normal	one day	1	2-7	0.2
Isaacs	normal/British	cross sectional	20	2-11 to 7-5	0.3
Weir	normal	longitudinal	1	2-4 to 2-6	0.2
IOWA-SRCD	bibliography	abstracts	-	1983-86	0.5
ICAME	conversation	cross sectional	lots	adults	huge
ICAME	printed	cross sectional	lots	adults	huge

(上接第 109 页) 但有时俄语在语义上又不如英语具体。如动词‘阅读’指过去动作时俄语基本上只有两种体的对立,即未完成体 *čital* 和完成体 *pročital*,而英语有以下各种时体: *read* (一般过去), *was reading* (过去进行), *have read* (现在完成), *have been reading* (现在完成进行), *had read* (过去完成), *had been reading* (过去完成进行), *used to read* (过去经常), *used to be reading* (过去经常进行), *used to have read* (过去经常完成), *used to have been reading* (过去经常完成进行)。显然,要想提出更一般的假设,必须考察的方面远远不止上面两个。

然而,即便是本文确信无疑提出的假设较为狭窄,只限于语义角色、语法关系、语用角色、词序和形态诸参项之间的相互联系,这个假设还是表明详尽研究语言间差异的对比语言学能够概括各别差异的语言类型学之间有可能实现富有成效的合作。

参考文献: Hawkins, John A., 1985, *The unity of English-German syntactic contrasts* (London: Croom Helm).